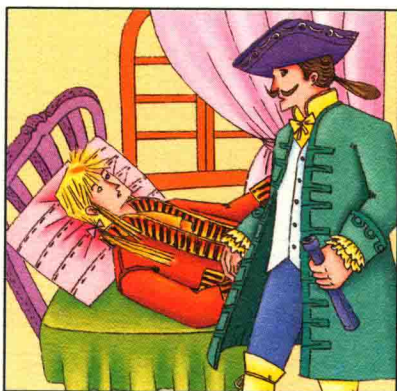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英】斯威夫特 著

刘超 译

GELIEFU | 格列佛

YOUJI | 游记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 / (英) 斯威夫特 (Swift, J.) 著; 刘超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2 (2016.3 重印)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4809-8

I. ①格… II. ①斯…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992 号

格列佛游记

GE LIE FU
YOUJI

作 者 [英] 斯威夫特
译 者 刘 超
策 划 钟 雷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王江梅 吕延林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 燕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2016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09-8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一则童话犹如一幅画卷，赏心悦目；一个故事犹如一汪清泉，澄净身心；一本好书犹如一阵清风，放飞思绪。就让“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系列丛书为你插上想象的翅膀，带你畅游文学的海洋，品尝沁人心脾的文字，欣赏精美绝伦的图片，徜徉名著林苑，领略大师风范。与经典同行，和岁月相伴，领悟生命真谛，传承文化瑰宝。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您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国古代经典国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您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中外经典童话寓言,让您插上想象和幽默的翅膀,遨游于童话的王国;阅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GELIEFU | 格列佛

YOUJI | 游记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爱的教育

安徒生童话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格列佛游记

格林童话

海底两万里

昆虫记

老人与海

鲁滨孙漂流记

童年

希腊神话

伊索寓言

中华上下五千年

成语故事

鲁迅散文

鲁迅小说

鲁迅杂文



论语

三字经

弟子规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70+80首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

西游记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亲戚辛普森的一封信	1
出版者告读者	4

「第一卷」

volume 01

第一章	5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2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3

「第二卷」

volume 02

第一章	48
第二章	56
第三章	61
第四章	66
第五章	68
第六章	74
第七章	80
第八章	85

「第三卷」

volume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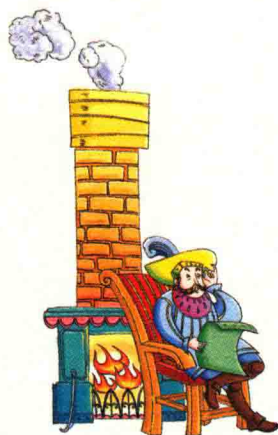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93
第二章	97
第三章	102
第四章	106
第五章	109
第六章	115
第七章	118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27
第十一章	132



「第四卷」

volume 04

第一章	136
第二章	141
第三章	144
第四章	149
第五章	153
第六章	156
第七章	160
第八章	166
第九章	169
第十章	172
第十一章	178
第十二章	182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 亲戚辛普森的一封信



如果你不得不加以说明,我希望你能马上公开承认,我是在你三番两次竭力地催促下,才最终同意出版这一部非常凌乱、错误百出的游记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可以删去任何章节,更没有同意你增添任何内容,特别是关于流芳百世的已故安女王陛下的那一段,虽然她是最最敬重的人。但我绝对不会在我的“智马”主人面前称赞我们这一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位。与此同时,你所加的这段文字纯属捏造。据我所知,安女王在位期间,确实曾任用过一位首相执掌国政,而且不止一位,是接连两位,先是葛多尔芬伯爵,然后是牛津伯爵。所以,你把子虚乌有之事强加在我的头上。此外,在关于设计家科学院的情况叙述中,以及我和“智马”主人的几段谈话,你不是删去了一些重要情节,就是擅自修改了内容,以至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我所写的文章了。对于这一点,我曾写信劝过你,劝你不要这样做,而你却回信说,你害怕触犯忌讳,说什么对于出版界,当权者不但会曲解内容,并且还可能处罚任何有点儿像“讽刺”(我想当时你是这样说的)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想问你,许多年前我在大约一万五千英里以外的国家里说过的话,跟现在统治着小民的任何“野猫”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更别说害怕了,在他们的统治下过不幸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些“野猫”坐在“智



马”拉着的车上,好像“智马”是畜类,而“野獭”却是理性动物,难道我就不能发发牢骚吗?说实话,我退休以后住在这儿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避免此类丑恶的形象闯入我的视线之内。

此外,我只好抱怨自己没有主见,相信你和其他人错误的言辞,在严重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答应公开发表我的游记。所以当你用公众利益作为幌子,一再要求发表我的游记时,我也一再提醒你要三思而后行。开始我还期待你的来信,期待听到政府里的倾轧已经消失;法官也变得正直起来;辩护律师已经谦逊诚实,而且也明白事理了;贵族青年们所受的教育也合理了;庸医们遭到了流放;女“野獭”们都贞洁善良、温柔可人了;大臣们的后园里也变得杂草全无、整齐干净了;政府对那些聪明而又学问渊博的人进行了奖励,而对那些堕落文人——不管是写散文的还是写韵文的——都毫不留情地惩罚,让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你劝说我出版这本书时,我对上述这些情形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坚信从我的书里能轻易地找到这些教训。我相信,如果“野獭”接受道德和理性,那么只需要七个月的时间,他们身上所有的罪行和过失都能得到改正。但是令我感到万分沮丧的是,我从你的一次次来信里看到的总是大量诽谤性的文章、指南、随感、回忆录或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指责说不应该借机对国家大臣任意污蔑,不应该对神圣的人性(他们说这个词时显得理直气壮)横加践踏和侮辱妇女,等等。

在对全书进行审读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你找的负责印刷此书的人员十分粗心,他们把游记里的时间都搞乱了,我发现几次航行和返航的年份、月份、日子都弄错了。我还听说,我的书出版后,原稿都被毁掉了。我这里也没留底稿,因此无从查对。但是根据记忆,我做了一张勘误表寄给你,希望你能够在再版的时候加以更正。

我还听说有几位海上的“野獭”对我使用的航海术语横加指责,说有许多地方还不恰当,并且说这些术语现在已经不通行了。这让我非常为难,因为在我最初的几次航行中,我还很年轻,在最老的水手的教导下,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学,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海上的“野獭”和陆地上的一样,在用词方面标新立异。陆地上“野獭”的语言每年都在变化,因此我记得每次回国总发现他们的老方言发生了变化,而我又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新方言。

如果你问“野獭”的哪些责难使我介意,应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埋怨他



们，他们有人居然认为我的游记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有些人甚至暗示“智马”和“野猫”就像乌托邦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存在的。

难道我说的关于“智马”或者“野猫”的情形，都那么不可思议吗？就拿“野猫”来说，在这个城市里分明就有成千上万的“野猫”，他们除了说话唧唧喳喳、身上穿着衣服外，跟他们在“智马国”里的同类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邪归正，而不是想得到他们的赞扬。他们的赞扬对我来说，还不及我马厩中养着的那两匹退化了的“智马”的嘶鸣来得中听呢。因为，它们虽然退化了，但是我还可以从它们那儿学到一点点德行，这些德行里没有掺杂丝毫罪恶。

难道在这些可怜的动物眼里，我竟堕落到这步田地，竟到了需要替自己辩护来证明自己所说的都是实话吗？虽然我也是一个“野猫”，但在我那光明正大的主人的感召和教导下，两年中我已经摆脱了（虽然我承认这是极端困难的）扯谎、推诿、欺骗、蒙混过关等种种可恶的习惯，这些习惯在我每一个同类的身上——尤其是欧罗巴人的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

我没有料到此书的出版会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虽然我还有很多牢骚可发，但是我现在不想再自讨苦吃，更不想麻烦你了。我应该坦白承认，这次回国以后，因为常和你们这些同类谈话，尤其不可避免的是，我不得不和家里人说话，所以，我的“野猫”天性里的一些堕落性格在我身上复活了。不然我就不会想出这么荒谬的计划，试图改造这个国家里的“野猫”的种性。但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这样虚妄的计划了。

1727年4月2日



出版者告读者



我与这部游记的作者勒末尔·格列佛先生交往数年,已属知心老友,何况若从母亲的方面来论,我们还沾点儿亲戚关系。大概在三年前,格列佛先生因不能忍受一群好奇之徒的经常拜访,决定搬离瑞赘夫。

在搬离瑞赘夫时,格列佛先生把他之前写好的游记手稿交给我保存,并告诉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处理。仔细地读了几遍之后,我觉得全文风格简洁,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叙事太烦琐了,游记作者大部分如此,他们生怕遗漏了什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书中的内容,并且作者也一直享有忠厚诚实的美誉。

得到作者的同意,我曾经把文稿交给几位值得尊敬的先生过目。他们劝我想办法出版这本书,我接受了建议,因为我认为这本书总比那些粗制滥造、只谈论政党的无聊书要好得多,对众多贵族青年来说也有趣得多。

反复斟酌之后,我把书中许多关于风向、潮流、历次航海的方向和位置,以及用航海家的口吻描述的驾驶方法等烦琐细节作了简化处理。我知道格列佛先生很可能对我的这种处理不太满意,但抱着想让这本书尽可能贴近一般读者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如果由于我对航海知识的欠缺造成了删改的不当,我个人对此负全部责任。

有关作者格列佛先生生平的其他细节,请大家仔细阅读本书开头几页,里面描述得一清二楚。

第一章



在诺丁汉郡,我父亲有一份小小的产业。在他的五个儿子当中,我排行第三。我十四岁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他是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我跟着他学习了四年。这期间父亲有时也寄给我一些钱,我就用这些钱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这对于有志旅行的人来说很有用处,因为我总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外去旅行。辞别了贝茨先生,我回家去见父亲。很感激父亲、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我得到了四十镑,同时他们还答应每年给我三十镑以便我能在莱顿求学。我在莱顿用了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医学,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我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恩师贝茨先生就推荐我到“燕子号”商船去当外科医生,那艘船的船长名叫亚伯拉罕·潘奈尔。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半,有过几次航行经历。回来以后受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他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决心留在伦敦。我租下老周瑞街一座小房子内的一部分房间。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新门街做袜子、内衣生意的爱德蒙·勃尔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勃尔顿小姐结婚了。我们获得了四百镑的嫁资。

但是,贝茨恩师两年之后不幸逝世,生意日渐萧条,我决心再去航海。我



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中曾几次航行到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我的财产因而有所增加。在航行中，书是我最好的朋友，一有空闲我就读古代和现代最好的作品。有机会到岸上去的时候，我就观察各地的风俗人情，也学习他们的语言，倚仗着自己记性好，学起来并不困难。

最后的一次航海不是非常顺利，我也开始对航海生活厌倦起来，只想待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这样过了三年，时来运转已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优厚的聘请，那时他正要到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1699年5月4日，我们从布里斯脱开船。航行刚开始时非常顺利。

在去东印度群岛的途中，我们被一阵强风暴刮到了万迪门兰的西北方。在一次观测中，我们发现所在地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当时，船员中已有十二个人因为操劳过度和饮食条件恶劣，受尽折磨而死，其余人的身体也很衰弱。11月5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气阴霾多雾，在离船不到三百英尺的地方，水手们发现了礁石，但风势是那么猛烈，我们的船径直向礁石撞去，船身立刻裂开。六个船员，连我在内，把救生艇放下海去，想尽办法离开了大船和礁石。半个多钟头之后，突然又从北方刮来一阵狂风，一下子就把小艇刮翻了。小艇上的同伴，以及那些脱险在礁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怎样了，我无法得知，但是能断定的是——他们全完了！我自己呢，也只能听天由命地漂流着，被风浪推向前方。我不时把腿沉下去，却总探不到底，就在我再也挣扎不下去、快要完蛋时，我忽然觉得水已经不能淹没头了，这时风暴也大大减弱了。海底坡度很小，我向前走了一英里多，才走到岸上，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后来我又向前走了近半英里，但没有发现任何房屋和居民的踪迹，至少在当时没有看到。因为那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所以很想睡觉。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草很短，软绵绵的，我从来没有睡得这样香甜。据我推算，我大概睡了九个钟头，因为我醒来时，恰好天亮。我刚要起来，却动弹不得，所以只好仰天躺着，这时才发现胳膊、腿都被紧紧地缚在地上，我那又长又密的头发，也被缚在了地上。我听到周围人声嘈杂，可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我只觉得有一个活东西在左腿上蠕动，越过我的胸脯，慢慢地走上来，差不多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最大的努力朝下望，却发现是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手里拿着弓





箭、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同时,我觉得至少还有四十多个一模一样的小人跟在他的后面。我很吃惊,大吼了起来,吓得他们回头就跑。但是不久后他们又走了回来,有一个人竟敢走到他能看到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他举起两手抬眼仰视,表示惊讶,用尖锐而清脆的声音高喊着:“海琴那·带古尔。”其余的人也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当时我还不理解他们的意思。读者们试想一下,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我挣扎起来,想挣脱束缚。非常侥幸,我一下子就挣断了绳索,并且拔出了地上那些缚住我左臂的木针。我刚想捉住他们,他们就跑掉了。他们发出尖锐刺耳的喊声,喊过之后,我听到一个人高声喊道:“陶尔哥·奉纳克。”一眨眼的工夫,有百来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针一样刺痛了我;接着他们又向天空射了一阵,就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似的,我想有不少支箭落在我身上(虽然我不觉得),有的还落在我脸上,我就赶忙用左手遮住了脸。这一阵箭雨过后,我痛极了,禁不住呻吟起来,不一会儿,我又挣扎着脱身,他们又放了一阵比刚才还多的箭,有些人还想用矛刺我的腰部。幸好我穿了一件牛皮背心,他们刺不穿。于是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当时我是这样打算的:如果能挨到夜晚,我的左手既然已经松绑,是很容易就能够恢复自由的。至于那些当地土著居民,如果他们的身材全跟我看到的那样,我自信还可以跟他们调来作战的最强大的军队拼一下。但是命运却对我另有安排。这些人看到我不再反抗,就停止了放箭。正对着我右耳约四码的地方,我听到敲敲打打的声音,足足闹了一个钟头,仿佛有人在干活儿。在木钉绳索允许的范围内,我尽量把头转过去,这才看见新建成了一座大约一英尺半高的台子,台上站着一个人,似乎是地位显要的人物,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说,但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说到这里我应该提一下,这位显要人物在发表演说之前,喊了三声“浪格罗·德胡尔·桑”。他一喊完,立马就有五十来个人走了上来,把我头左边的绳索割断,这样我就能把头转向右方,看到那位显要人物的风采和表情了。这是一个中年人,身材比另外三个跟随他的人都高,其中一个人像是跟班,身材比我的中指略长些,正在替他牵着拖在身后的衣裳,旁边还有两个人扶着他。我离开大船以后,已经十几个钟头没有吃东西了,肚子非常饿。这种生理要求太强烈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忍耐(也许这不尽合乎礼仪),就不住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要吃东西。那位“赫够”(后来我才懂得,



他们都这样称呼一位大老爷)领会了我的意思。他从台上走下来,命令在我左右两肋竖上几条梯子,一百多个小人就走了上来,把满盛肉的篮子送到我嘴边——这都是国王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下令准备好送来的。我看见里面盛的是几种动物的肉,不过却吃不出是什么肉来。其中有的肉像羊的前肘、后肘和腰肉,虽然大小比百灵鸟的翅膀还小,但是烹调得很好吃,我一口能吃两三块;还有像子弹那么大的面包,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他们尽可能地供应,对我的身躯和食量不胜惊讶。我又做手势表示要喝水。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给我一点点水是不够的。他们非常聪明,很敏捷地把一个头号大桶吊起来,然后把它滚到我的手边,并敲开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下去,这很容易,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酒的味道很像白兰地,不过味道更香些。他们又拿过来一桶,我又一口气喝了,并表示还要喝,但是他们却无法供应了。我表演了这几个奇迹以后,他们欢呼起来,在我的胸脯上手舞足蹈,又像最初一样,喊了几声“海琴那·带古尔”。他们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要我把那两只酒桶丢下去,但是他们预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高声喊着:“包拉赫·米混拉。”当他们看见酒桶飞在半空时,就一齐大喊:“海琴那·带古尔。”说老实话,当他们在我的身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一把抓住走近我手边的四五十个人,然后把他们扔在地上。但是想起我吃到的苦头,想到或许那还不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最厉害的手段,同时我也曾答应顺从他们(我这样解释我那卑躬屈膝的态度),因此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同时想到这些人这样热情地招待我,破费了很多,我自然也应以礼相待。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再要肉吃了,我面前就出现了一位皇帝派来的大官。钦差大人带着十二三位随从,从我右小腿那里走上来,一直走到我的脸前。他拿出盖着国玺的圣旨,递到我的眼前,讲了大约十分钟话,虽然没有发怒的表示,但是说话时样子很坚决。他不时用手指着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离这里大约有半英里的京城。皇帝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决定,要把我运到那儿去。我用那只松着的手做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表示我希望获得自由。他似乎明白我在说什么,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又做手势告诉我,非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这样一来我又起了挣脱束缚的念头,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手上和脸上的箭伤在作痛,而且都已经肿了起来,因为有的箭头还扎在里面,又看到敌人人数不断增多,我只有做手势